

## 慢牛、義烏、我們的普選路

今個星期是名副其實「風雲變色」的一週，各位除了要帶傘防風擋雨，還要密切注意中證監為了維持「慢牛」健康發展，周五出招、周六澄清後帶來的股市震盪。同時，政府亦會於週三提交 2017 政改方案，相信各黨派都會鋪天蓋地表述立場，政局出現一番動盪在所難免。

香港黃金五十向來以客觀事實為依歸，我們不是要說服（convert）讀者支持甚麼政治理念，只是希望各位為政改打架之前，可以全觀（holistic）地看香港議題，用客觀事實化解成見、解開心結，用平常心作重大抉擇。

筆者絕非政治專家，但觀察自雨傘運動以來的政治討論日久，各黨派接二連三的「企硬」和「啞交」，社會的確少了客觀思辯。同時也不難理解，在人人都忙、分秒必爭的香港，加上媒體渲染下，政改常用的「循序漸進」很自然會立即勾起抗拒；而對於不明白中港兩地其實是個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的人而言，政改常用的「一國」概念，更會覺得難以接受。

不過，很多事情乍看之下未必順眼，事實上卻會令人喜出望外——正如當大家首次見到來自蘇格蘭、看起來有點「老餅」、「過時」的 **Susan Boyle** 唱 **I dreamed a dream**，都未必會想到她擁有天籟之音，震撼人心、賺人熱淚。

歸根究底，港人辛苦讀書、不懈工作、努力養家，為的都是共同創建及維繫一個更好的文明社會。具體而言，這應包括（一）老有所依、弱有所靠、傷有所救、殘有所助；（二）下一代過得比自己一代好。

雨傘運動充分反映了特別是年青人對追求某一種普選制度的激情和理想。筆者絕對支持普選，因為一個文明社會理應賞優罰劣，人民可任免政府。不過環顧全球，很多有普選的國家，都不見得一定是文明社會。例如印度普選歷史逾 60 年，到今天很多地方依然一貧如洗，連基本公共衛生、女性尊嚴等都仍強差人意；歐洲青年失業率高達 22%，久無起色，幾可肯定年青人會過得比其父母一代差；文明古國希臘如今正正在做最不文明的賴債，對前人後代都不負責任；至於 **Land of the Free** 美國，由於選舉入場門檻及費用太高，長期都只有兩黨角力。到最新一屆大選，甚至可能見到第三個布殊，與第二個克林頓對壘。美國中產實質收入 20 多年來原地踏步，貧富懸殊又是歷史新高；這不禁令人疑問，在這個最需要深層次改革的時刻，幅員 3 億人口的美國，其選舉制度只能「翻兜」三兩個政客，是

否可說是公平、公正、公開？如此結果，又會否把所謂的美國夢（American dream）變成美國惡夢？

普選是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單靠普選這一「必需品」並不能創建出文明社會。當 A（文明社會）必定推出 B（一定有普選），但 B（普選）卻不能推出 A（未必創出文明社會），那 B 便是 A 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正如花朵需要陽光、水份、肥料，缺少任何一樣，多優良的品種都會枯萎。如果社會只聚焦政改，卻不理其他社會需要，例如再不加建醫院、安老院，何來老有所依？

選舉制度只是文明社會大圖畫（**big picture**）的其中一個格子（**pixel**），當中還包括繁榮經濟、優良教育、推己及人、向好向善之心等。筆者相信，所有真心為香港好的人，都應用一貫的平常心、客觀務實地審視現況，不要在政治格子中打生打死，別讓空泛口號佔據公共討論，妄圖追求全球都不存在的烏托邦，令香港裹足不前，無法創建文明社會。

近日股市牛氣沖天，而過去 20 多年的工作令筆者相當熟悉資本市場的發展，所以正好把握這膾炙人口的話題，和大家分享一下何以「一國」和「循序漸進」這個兩個疑似「礙耳」的概念，卻產生了人人受惠的好結果——包括令香港成為全球第三大市值股市。

先談「一國」。

一個地方的經濟動力和表現，可以在其股市市值上表現出來。一般而言，發達國家的股市市值等於其 GDP 的 1 倍左右。即使是英國，擁有享譽數百年、早已十分國際化的金融中心倫敦，其股市市值都只是 GDP 的不足 2 倍，而香港卻高達 15 倍，當中過半是中資企業。彭博統計更指香港已超越倫敦，勢成為全球第三大市值的股票市場——香港黃金五十深信，香港最美好的 50 年，不是 173 年的歷史，而在未來；而這一代年青人教育最好、富有理想，又有一國給予的發展機遇，一定可以做得比上兩代人好。這星期，我們又多了股市市值這一硬數字支持。

香港股票市場今天如此蓬勃，其中除了本地公司相信我們的制度全球最好，所以不到倫敦紐約上市，當然還歸因國際企業如 Prada 等，認為相比倫、紐，在港上市能給其股東和家人的資產更大保障和價值。一國兩制最偉大之處，在於連外國人都以真金白銀投票，相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城市，會比數百年資本主義孕育的國際金融中心倫、紐，更值得投放其公司和家庭的全副財產。

如今，一間中移動市值便等於香港 1 倍 GDP，一間騰訊又是另外 7 成的 GDP。但如果不是因為「一國」——香港是「自己人」，很難想像中國會容許最大的銀行、電訊商、國企在港上市，而非在「自己人」的上海、深圳、未來的前海，甚或「外人」新加坡。那麼，沒有一國的機遇，香港的股市市值，很可能就會像其他先進國家一樣，等於 1 倍 GDP，而本地最大市值的股票可能仍是香港電訊——相信本土派會樂見其成，但同時香港亦不會有一個高增值的金融業讓我們教育程度最好的年青人選擇。

明乎此理，亦應明白中國讓這麼多重要企業在港上市，本港情況絕對會影響內地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如果你是中國的對手，你一定不會樂見香港的 P/E 估值升至甚至高於全球平均，從而能利用股票這貨幣來收購他國對手公司的業務。因此，「國家安全」在香港的確是個實質議題，不容忽視。

香港股市有今天成就，絕非一蹴而就，當中充滿了「循序漸進」，一步一步走上成功路的腳印。這一切都由小小的一罐啤酒立下的里程碑開始。1993 年，青島啤酒成為首間在港上市的國企。在港上市增加了公司的知名度，生意做多了，有資金更換廠房設備，讓老牌子做得更好。

自此，國際投資者透過香港一向嚴謹的監管，認識到中國企業運作。漸漸地，上市的 H 股越來越多，規模亦越來越大。1997 年 5 月，北京控股（即北京市政府的投資公司）在港上市，籌集資金興建了第一條連接北京機場與市中心的高速公路；同年，中移動上市，籌集資金擴展和升級了全國的流動通訊網絡——沒有香港為其集資，可能便沒有今天的阿里巴巴、亦未必會有騰訊。

當時，如果沒有香港這個取信全球的平台和監管制度，中國企業很可能在國內國外都難以集資。但由於越來越多國企在港上市，環球投資者對中國企業的信心亦越大，所以後來連超大型的國有銀行亦開始南來。而我們亦成了全球「上市之都」，也成為國企「上四海」，面向世界之地。

2002 年，中銀（香港）上市，為當時深受呆壞帳困擾的銀行帶來如久旱逢甘露的資金外，還把風險管理、企業管治等文化帶進內地；沒有這些，便不會演化出今天的融資融券。同年內地推出 QFII；2007 年實施 QDII，進一步加強與香港以至國際資本市場的聯繫。到 2014 年的滬港通，已經是青島啤酒上市後 21 年的事了。

如果 22 年前金融市場像今天的議員般，一天尚未設計到完美的兩地股市

融合制度，便連第一步都不肯踏出，那麼等到青島啤酒變成過期（sell-by-date）飲品都未能上市；至於 3G、4G 上網在內地只是癡人說夢，遑論淘寶、小米等連港人都在用的服務和產品。

新事物登場，人們半信半疑是正常的。例如，當青島啤酒上市，你可能覺得她市值小，不用理會；但當中國首都的投資公司都來港，你會開始多加研究；到中移動這電訊巨擎上市，你便無法不留意。到今天，全球十大銀行，幾乎一半都是在港上市的中資銀行，國際認受性已毫無疑問。

這個由無到有、到認知、到擴充、到國企納入恆指等循序漸進的過程，充分表現了香港人的靈活變通，以及我們取信全球的金融平台。原本一些外人接觸不到、明白不了的中國業務，變成研究報告上的數字，透過香港金漆招牌的推介、監管，環球投資者把資金投到這些他們原本毫無概念的資產上。亦是透過香港，國際社會慢慢理解、接受、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牟利機構。

另一方面，內地企業透過香港獲得資金，並在為股東爭取最大利益的條件下，有紀律地運用。就是因為香港這個超級聯繫人，中港金融市場的客觀形勢改變，機會改變，回報改變，風險也改變。這就是循序漸進的威力。如今，同樣的中港主角、同樣的團隊、同樣的伙伴、同樣的利益，只不過在政改舞台上重現。筆者相信，「中港+一國+循序漸進」推進金融市場超英趕美的故事，一樣可以在政改舞台上做到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大團圓結局。

我們的議員時常要求一步到位，要有時間表、路線圖。但循序漸進並不是沒膽量、承擔和遠見的藉口——由青島啤酒走到滬港通也沒有時間表、路線圖，只有一國、一家互相照顧、互相扶持、向好向善之心，循序漸進、摸着石頭過河，卻創出可以客觀看到的成果。其實，李嘉誠、馬雲、蓋茨、喬布斯的成功，也沒有時間表、路線圖，而是他們的上進心和把握客觀機遇的結果。很多時，慢慢演進總比革命性的轉變來得好，正如「慢牛」總比「快牛」更可持續；而先有成果再向前向高再走下一步，市民信心及政策認受性亦會更高。

一國加上循序漸進，令每個有強積金戶口的港人都受惠；同時亦為庫房帶來大量印花稅收，可以用於醫院、安老院、扶貧等社會需要，支援老弱傷殘——即使未有普選，文明社會這朵花已有水源灌溉。正如文首提及，有些事情，聽來不舒服、看來未必順眼，但一樣可以是百利無一害的好事。

打個比喻，我們想騎單車到達文明社會的烏托邦。路途遙遠，我們一定要

小心平衡單車才可安全到達。不過，要在靜止的單車上平衡難比登天，而陀螺理論（gyroscope theory）告訴我們，當單車開始前進，向前的慣性（inertia）越大，單車便越穩定，其負載能力也越高。

同樣地，要推動政制這部單車前行，有了一人一票的動力後，政府的認受性提高，要凝聚共識肯定比以前容易。日後要再優化選舉制度，也會更加輕鬆。相反，不先把單車推動，港人哪裡都去不到。只要有向好向善的上進之心，加上根據基本法辦事的一國支持下，我們不可能開倒車——正如香港股票市場發展，都是先踏出第一步，再慢慢改良，但我們從未倒退。

提起一國，自然會有源源不絕的陰謀論，不理客觀事實，未審先判的觀點。但我們讓事實說話：回歸時香港的 GDP 是中國的五分之一，如今只有不足 3%，預測 10 年後更只會是 0.5%。以 7% 增長計，屆時中國經濟便等於每年新增 14 個香港。作為中國「零頭中的零頭」，如果不是因為「一國」，只市儉地「在商言商」，其實中國根本不需花時間照顧香港——但事實就正是因為中港一家，所以有照顧呵護香港的滬港通及一周一行的新安排等。這也不是誰「明益」誰的問題。中港一家，而家人就是不計較得失、結果。好比生兒育女，無論他最後高中狀元還是名不見經傳，你都一樣用心栽培。

故此，借習近平主席的話，中港向來都是「命運共同體」，生死與共，榮辱同存。國家讓這麼多企業在港上市，其實間接把很多國內企業的資本、小市民的財產都放在香港，某程度等於把 13 億人的命運放在 700 萬港人手中。明此理者自會理解，政府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合法合情合理，不存在中央要欺騙香港的陰謀。相反，假如我們的未來，讓一群不理客觀事實、不做功課，一味以口號掛帥，只談政治不談民生，又不了解一國在過去 20 年以至未來 20 年對香港（特別年青人）的重要性的人掌舵，實難令人安心。

中港淵源深遠、密不可分是個客觀事實，但似乎很多人都未必瞭解箇中重要性。前教育局長孫明揚早前接受專訪時指，年青人對香港和國家歷史認識不深，以為「有些東西是理所當然得到」，間接撒下了「港獨」思潮種子。

筆者贊同孫公的觀點。回顧歷史，二次大戰後，中國爆發國共內戰，大量國民為躲避戰火南來香港，令香港人口在 1945 年至 51 年短短 6 年間由 60 萬大增 3 倍至 240 萬。50 年代中越戰爆發，香港在 1975 年至 2005 年間收容了近 21 萬個越南難民。6、70 年代文革又製造另一波移民潮，為香港帶來數以十萬的人口。

一波又一波的政經衝擊和移民湧入，沒有令香港的社會秩序崩潰，反而同舟共濟、守望相助。自佔領行動以降，社會都談「核心價值」。但核心價值不是一時三刻就出現的，當大家把民主、自由、法治、公義等道德高地掛在口邊時，有否想過，其實早已植根香港大半個世紀的「核心價值」，正是香港作為廣納百川大融爐的包容心態？由甚麼時候起，我們由「四海皆兄弟，完全無問題」的東方之珠變成謾罵遊客的排外之都？

有人說這不足為患，因為香港始終是個文明社會，只不過有一批「沉默大多數」(silent majority)。對我而言，「文明社會」和「沉默大多數」理應互不相容(mutually exclusive)。主流民意應是最響亮的聲音，否則最大聲的黨派、最「出位」的行為、最能搶佔媒體篇幅的動作，就自動變成主流。而真正的主流民意又不挺身而出，便等於默許甚至縱容這些極端聲音。

例如，如果當大家拖着行李箱上街，都恨不得貼上「我是港人」四字時，其實這種恐懼便是我們承認和默許歧視非港人的鐵證。而當「沉默大多數」心知肚明這是歪事，卻默不作聲，便是鼓勵不文明少數佔領香港！如此水準的我們，又有何資格批評內地人缺乏同情心、各家自掃門前雪，見人出車禍都不幫忙呢？到最後，如果有一天我們拖着行李箱被人踢，也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在政改這個議題上，到底我們是希望像青島啤酒般先踏出第一步，還是任由那些只專注在文明社會必要但不充份條件、所有事情政治化、專門拉布、逢事必反的人「代表」我們，我們又不出聲？

筆者最近到過義烏做發展研究，深被這個人口只與沙田相若、四面陸圍(landlocked)無法出海，卻成為全球最大規模小商品出口地的故事感動。70年代，義烏相當窮困，加上土壤貧瘠，很多農作物都難以豐收——除了蔗糖。另一方面，義烏農民發現以塘泥、雞毛等有機物施肥，可以改善土壤，令雞毛成為當地重要而稀缺的肥料。於是，義烏農民便挑着一擔擔蔗糖，逐家逐戶收集雞毛，是為「雞毛換糖」。

慢慢地，義烏人發現雞毛只用於施肥太過可惜，於是把好的雞毛加工成雞毛撻子等小商品做簡單生意。後來，隨着國家經濟改革開放，貿易逐漸頻繁，義烏亦由「雞毛換糖」的小地攤，漸漸發展成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市場的「世界超市」。

義烏本來是個不可能成功的故事。當地政府沒錢搞基建，只得幾十萬人口的小鎮沒有多少名人、狀元；國家有近700個比她大的城市要發展，不可能有任何政策特別照顧義烏。按西方慣例，一個經濟脫貧通常都要由政府帶頭搞基建、教育及引進投資等，如果義烏當年選了這條「國際標準」之

路，恐怕今天還是一樣貧窮。

但義烏和香港一樣，深信幸福靠自己，既然沒有政府可以依賴，便自己走出適合自己的路。農地貧瘠，義烏人便由原始的以物易物開始，才成就今天「新絲綢之路」的起點，又是全世界最長、途經國家最多的「義新歐」（義烏—新疆—馬德里）鐵路的起點。幾個月前，該鐵路才剛開出第一班列車。當地小家品展覽館之大，就算每間商店只停駐 3 分鐘，都要用上 1.5 年才可走完。這個人口稀少、完全沒有資源，卻排除萬難，循序漸進，做到世界第一的故事，是否有點似曾相識？曾幾何時，香港也是全球吞吐量最高的港口、全球服務第一機場、IPO 集資皇、首屈一指的遊客之都...

另一個啓示是，憑空想像並沒有用。義烏人沒有日以繼夜地討論未來 3、40 年最理想的發展模式，而是先踏出第一步，由最低增值的「雞毛換糖」開始，在過程中虛心學習，不斷改良進步。有很多事情，不先落手落腳去做（**get your hands dirty**），根本不會明白如何改善。筆者相信，政改之路亦應如此。例如，當初實施比例代表制時，我們都不知道最後會選出一些專門拉布、浪費公帑、帶頭生事、扔雜物講粗口的少數激進議員。

筆者當年大學畢業，考慮直接深造工商管理碩士（**MBA**），但前輩們都說不先工作幾年，讀 **MBA** 等於白讀。當年筆者不以為然，認為自己可以「想像」得到公司的實際運作，遇到的問題和解決方法等。到今天回首，才知當年想法大錯特錯。

香港民主化相對較晚，這正好讓我們從別人的錯誤中汲取教訓。筆者曾與華盛頓大學政治學院院長對話，提出民主的最大敵人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成熟的民主」（**matured democracy**）。

一人一票下，當人口老化，對公共資源的需求必定增加，但經濟卻放緩，無法支持政府開支。結果勢必要在越來越多長者、病人時才來關閉醫院、安老院；在年青人最缺上流力時才關閉大學。老弱傷殘隨時要「自生自滅」，年青人一代勢必過得比其父母輩差，這些有可能是文明社會嗎？事實上，日本的國債佔 **GDP230%**；美國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在過去 25 年不升反跌……偏偏這些客觀事實，在社會討論政改時，似乎很少聽到。

義烏的成功，還在於她的開明，歡迎四方人士到來經商。而香港一直都是中國最開明城市，由國父孫中山在港讀醫，把香港作為革命基地起，所有現代中國的重大變化，由金融、教育，以至文化（如饒宗頤先生）、藝術，香港都是前鋒。除非我們現在自行決定這 173 年的燦爛發展止步於此，否

則隨着中國繼續體制改革，經濟越來越自由、政府越來越廉潔，定會有更多人希望到最好的城市經商、進修、定居、成家立室。中港兩地過去一直都是命運共同體，過去 1 世紀是，未來更加會是。

如今，港人要踏上追尋自己理想烏托邦之路。只要香港可以像義烏一樣，以客觀、全觀（**holistic**）、務實的心態審視形勢，定可重拾香港傳奇，以小人口做出大大事情，走出屬於自己獨特、但成就世界第一、利己利民的成功路；創建一個老弱傷殘，有所照顧，下一代又比上一代做得更好的最文明社會。而這條康莊大道之上，推動政改肯定是必定要行的關鍵一步。

(6806 字)